

投稿更生副刊 e-mail: keng-shen3@umail.hinet.net

學風

李明書

六月底在台大旁聽課程的最後一堂，上完了一小時之後，隔壁教室忽然開始施工...

在台大旁聽已持續兩年多的時間，從哲學系選到在台大旁聽，到現在為了改建原館而暫時遷到水源校區...

從學術環境來說，現在已經逐漸少有某位大師獨領風騷的情況。自從台灣標榜著高學歷以來，疊高學歷證書的結果，研究人員蜂起...

社會風氣如此，我們二十歲這一輩的學生，在課堂中聽著中年以上的教授提起他們與師長的相處，至少都是我出生以前的事了...

如果以開放的學術風氣為訴求，太過墨守成規雖然有寬廣的發展，然而，這樣似乎也意味著，要像現在的師長們回味過去師生之間的論學情形...

今天上，暖風吹來，傳播著老師的聲音，不需要輔助的擴音設備，字字珠璣就能進入心中。做學問固然需要一點格式化的規範...

習慣了一個人懶懶地聽著那憂傷的旋律，習慣了一個人默默地看著那傷感的文字，總覺得天那麼藍，藍的讓人有點憂鬱...

選擇孤單，選擇寂寞，選擇等待，等待一段不會開始的戀情，在一個人的世界上演與愛無關的獨角戲...



圖/文文

接近下

響非

對於大多數的上班族而言，中午的休息時間不但無法達到真正休息的效果，反而成爲一種緊張的象徵...

雞蛋一枚一枚地砸在他們代表身份地位的光鮮彩衣上，街上慘叫聲不絕於耳。『啊！瘋子！』

『怎麼辦？期中又『當』了一科，怎麼辦？』霍然說話的時候露出很焦慮的樣子，這時廖靜才注意到他的眉宇間似乎隱藏著一抹憂鬱與無助...

『你還算得真精，這幾種算法，那一個可以讓你重獲自由啊？』女主人對店主的生存史，不無佩服地說。『他不知道有一種算法是他滿意的。』

宜風戰場

說中風是隱形殺手

有祝福，無所謂，一個人的獨角戲，一個人獨自導演，一個人詮釋釋釋，奢望我也可以有幸福！

『我不用用計算機，這間店我開了十五年了，都習慣用算盤。』女主人對店主的生存史，不無佩服地說。『他不知道有一種算法是他滿意的。』

『怎麼辦？期中又『當』了一科，怎麼辦？』霍然說話的時候露出很焦慮的樣子，這時廖靜才注意到他的眉宇間似乎隱藏著一抹憂鬱與無助...

『你還算得真精，這幾種算法，那一個可以讓你重獲自由啊？』女主人對店主的生存史，不無佩服地說。『他不知道有一種算法是他滿意的。』

獨角戲

施水蘭

沉浮一世，蕭索一生，是故事太過美麗，讓人有了一種幸福的錯覺，以至沉溺在劇中不願醒來，默默等待，是感覺太過真實...

『怎麼辦？期中又『當』了一科，怎麼辦？』霍然說話的時候露出很焦慮的樣子，這時廖靜才注意到他的眉宇間似乎隱藏著一抹憂鬱與無助...

『你還算得真精，這幾種算法，那一個可以讓你重獲自由啊？』女主人對店主的生存史，不無佩服地說。『他不知道有一種算法是他滿意的。』

『怎麼辦？期中又『當』了一科，怎麼辦？』霍然說話的時候露出很焦慮的樣子，這時廖靜才注意到他的眉宇間似乎隱藏著一抹憂鬱與無助...



當年場景，民國五十年間的九份老街。

算盤

柳一

『我不用用計算機，這間店我開了十五年了，都習慣用算盤。』女主人對店主的生存史，不無佩服地說。『他不知道有一種算法是他滿意的。』

『怎麼辦？期中又『當』了一科，怎麼辦？』霍然說話的時候露出很焦慮的樣子，這時廖靜才注意到他的眉宇間似乎隱藏著一抹憂鬱與無助...

『你還算得真精，這幾種算法，那一個可以讓你重獲自由啊？』女主人對店主的生存史，不無佩服地說。『他不知道有一種算法是他滿意的。』

落魄江湖載酒行

孤獨客

『我不用用計算機，這間店我開了十五年了，都習慣用算盤。』女主人對店主的生存史，不無佩服地說。『他不知道有一種算法是他滿意的。』

『怎麼辦？期中又『當』了一科，怎麼辦？』霍然說話的時候露出很焦慮的樣子，這時廖靜才注意到他的眉宇間似乎隱藏著一抹憂鬱與無助...

『你還算得真精，這幾種算法，那一個可以讓你重獲自由啊？』女主人對店主的生存史，不無佩服地說。『他不知道有一種算法是他滿意的。』

只需傾聽

方華

深夜，放在床頭的手機突然響了。接電話，是朋友趙的聲音：『開門，在你家門口。』

『怎麼辦？期中又『當』了一科，怎麼辦？』霍然說話的時候露出很焦慮的樣子，這時廖靜才注意到他的眉宇間似乎隱藏著一抹憂鬱與無助...

『你還算得真精，這幾種算法，那一個可以讓你重獲自由啊？』女主人對店主的生存史，不無佩服地說。『他不知道有一種算法是他滿意的。』